

名家**析**名著 丛书

从凤凰走出成为大人物的就有好几位，政治家熊希龄、画家黄永玉兄弟，还有作家沈从文。
—— 王安忆



沈从文 名作欣赏

赵 园 ·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

名家析名著丛书

赵园 主编

沈从文

名作欣赏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沈从文名作欣赏 / 沈从文著 ; 赵园主编. -- 北京:
中国和平出版社, 2010. 10
(名家析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137-0008-5

I. ①沈… II. ①沈… ②赵… III. ①沈从文
(1902~1988) —文学欣赏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4199号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沈从文名作欣赏》

沈从文 著 赵园 主编

出 版 人: 肖 斌
责任编辑: 庞 旸
美术编辑: 杨 都 刘天易
责任校对: 邸 洁
责任印务: 宋小仓 曲利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和平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54号 (100009)

发 行 部: (010) 84026164 84026019 (传真)

网 址: [www. hpbook. com](http://www.hpbook.com)

E - mail: [hpbook@hpbook. com](mailto:hpbook@hpbook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印 张: 7. 125

字 数: 145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ISBN 978-7-5137-0008-5

定价: 29. 80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)

沈从文 生平

沈从文（1902～1988），原名沈岳焕，湖南凤凰人。现代著名作家、历史文物研究家、京派小说代表人物。

沈从文出身军人世家，祖父为清末湘军将领，父亲、长兄及六弟均从事军职。沈从文幼年不喜读书，经常逃学，逃学期间对故乡的自然景物、风俗人情与苗族文化、传说有广泛的认识和细腻的观察，为日后的创作打下深厚的基础。1917年沈从文自县立高级小学毕业后正式从军，辗转驻扎于湘西、川东、贵州边境地带。1923年离开军队前往北京，至北京大学旁听，并于隔年开始创作。1929年至1933年先后在吴淞中国公学、武汉大学、青岛大学任教。1933年至1935年主编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。抗战爆发后，于1939年受聘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。抗战胜利后，任教于北京大学。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。“文革”结束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，完成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一书的校订、增补工作。1988年病逝于北京。

沈从文作品产量甚丰，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，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。重要的作品有《边城》《从文自传》《湘行散记》等，由于其创作风格的独特，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“乡土文学之父”。

从作品到理论，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。作品多刻画湘西纯朴率真的风土人情，讴歌故乡纯美善良的人性，以及时局的变动对湘西带来的冲击和破坏。“湘西”所能代表的健康、完善的人性，一种“优美、健康、自然，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”，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。

鉴赏文撰稿人

按姓氏笔画排列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王安忆 | 作家，上海作家协会主席 |
| 王晓明 | 上海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|
| 汪 晖 | 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 |
| 汪曾祺 | 当代著名作家 |
| 孙 郁 |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|
| 何立伟 |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|
| 吴秉杰 |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原副主任 |
| 吴 俊 |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|
| 吴晓东 |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|
| 吴福辉 |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 |
| 陈思和 | 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 |
| 范智红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《文学评论》编辑 |
| 姜泓冰 | 人民日报上海分社记者 |
| 赵学勇 |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|
| 凌 宇 |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|
| 唐 敏 | 福建省作家协会作家 |
| 钱理群 |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温儒敏 | 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|
| 蔡测海 |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|
| 楼肇明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|

沈从文

名作欣赏

目 录



(1) 序 言 (赵园)

传 记

(6) 从文自传 (节选) (鉴赏人: 凌宇)

短篇小说

(32) 柏 子 (鉴赏人: 何立伟)

(42)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

(鉴赏人: 蔡测海)

(55) 菜 园 (鉴赏人: 孙郁)

(67) 萧 萧 (鉴赏人: 王安忆)

(84) 灯 (鉴赏人: 陈思和)

(106) 丈 夫 (鉴赏人: 吴福辉)

(128) 黔小景 (鉴赏人: 王晓明)

(142) 静 (鉴赏人: 唐敏)

(155) 八骏图 (鉴赏人: 吴福辉)

(183) 新与旧 (鉴赏人: 钱理群)

散 文

(198) 鸭窠围的夜 (鉴赏人: 赵园)



(209) 箱子岩 (鉴赏人: 楼肇明)

(220) 凤 凰 (鉴赏人: 温儒敏)

(237) 生 命 (鉴赏人: 汪晖)

长篇小说

(244) 边 城 (节选) (鉴赏人: 汪曾祺)

(266) 长 河 (节选) (鉴赏人: 凌宇)

附录一: 赏析文章一组

(284) 超越深度模式 (吴晓东)

(288) 想起了堂·吉珂德 (凌宇)

(292) “乡下人”的情感 (吴俊)

(296) 爱情场景与女性理想 (姜泓冰)

(301) 时间差异与贵生的命运 (范志红)

(305) 探寻隐去的神性之径 (赵学勇)

附录二

(309) 沈从文作品要目

序 言

赵 园



我没有打算过写所谓“导读”，这除了因我自知对沈从文的研究所及甚浅外，也因已有更配称“导读”的文字在，如凌宇的《从边城走向世界》（三联书店出版）及《沈从文传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，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的《沈从文传》（时事出版社及湖南文艺出版社中译本），等等。对沈从文其人其作感兴趣者，还应读一读由吉首大学的沈从文研究者编的那本很有分量的纪念集《长河不尽流》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）。至于沈从文本人提供的导读文字，除他的那些篇文论外，即应推本书置于卷首的《从文自传》了。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，我对作者本人的“意图说明”一向不怎么认真，却决不低估传记材料的研究价值。自传的有趣之处不只在述说了什么，还在述说方式，“记忆”对“材料”的加工方式。何况对于本书的读者，《从文自传》首先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呢！

不试行“导读”，也因了对于为本书撰写鉴赏文字的作者们的信任。令我欣喜的是，我收到的这些篇短文，较少高头讲章式的枯燥刻板，较少八股气，多能由具体作品及于深广，甚至使人由一作约略窥见沈从文及其艺术世界的一角隅。至于作者们的读解各有一些“成说”之外的新意，更是我期待之中的。我以为“鉴赏”类书籍无论面对的是哪一读者层，都不必希图提供“标准解释”。文学作品生命的延续正赖有人各不同、

沈从文

序言

1
名作欣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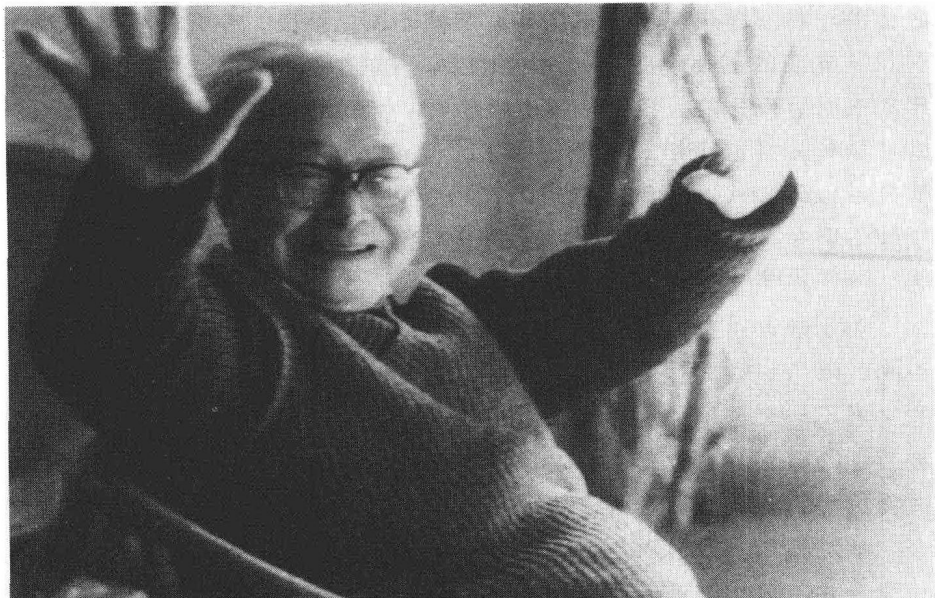
代各不同的读解及读解方式。情况从来是，因了批评理论、批评工具的更易，使得作品中素被“掩盖”、忽略的东西“呈露”出来。原作被不断诠释的可能性，是作品“生命犹在”的一种证明。与这“生命”为敌的是僵硬顽梗且自以为垄断了解释权的“研究者”。如鲁迅所说的那种“做了一通，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”（《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》）那样的大文，在我们的出版物中是从不缺乏的。

作为专业工作者，我并不尊重“专业眼光”的神圣性。过分的专业化，有时适足以成为专业者的限制。当研究陷于停滞时，或正赖有非专业者的介入、参与，方能为“专业”注入生机。我因而要特别向为本书撰稿的小说家、散文家们——汪曾祺、王安忆、唐敏、何立伟、蔡测海——致谢。作家与批评家关系之微妙由来已久，且不独中国为然。应当承认，我个人是一向爱读作家们的创作谈与批评文字的，常常惊喜于那些文章中非严格规范（“批评规范”）处闪烁着的独见。此外，从事当代文学批评（而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）的撰稿者，也因他们的“非（现代文学）专业”的识见，为本书的鉴赏部分增添了精彩。

本书撰稿者的名单上有一些较为陌生的名字。我所约请的几位年轻的研究者（其中包括在读的研究生）各自为本书提供了漂亮的短文。专业的生机从来赖有新人迭出。我个人则更因日见衰老，时时渴望着由年轻人生气勃勃的姿态中汲取活力。

我不便向支持了我的友人们——致谢，但我仍不能不提到凌宇的鼎力相助。如若没有他提供的宝贵意见及他慨然承担的撰写重任（他为《从文自传》等篇所写的鉴赏文字，正是称职的导读之作），我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。汪晖于去国前的忙迫中仍完成了他承担的题目，也使我于欣喜中又略感不安。我似乎欠债太多，太吝于付出，愧对一向体谅支持我的友人们。但我也自知积习如此，忏悔之余，会“依然故我”地埋头于自个儿的一方园地，而未必能如我的朋友们似的慷慨的。

编此类书在我，是初试，受命时虽并不那么情愿，进入工作后却也得了一点新鲜的经验。在为本书写稿的相知、相识与不相识的作者，这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合作。我个人虽性喜独处，且以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是“个体劳动”，但对某种不拘限个人才情的合作形式仍有浓厚的兴趣，



◎晚年沈从文的风采。

如“丛书”式的合作。群体意识不必蓄意造成，但集束的成果推出，有助于将新的姿态带进学界，——这或许出于我所属的一代人的经验。“新时期”的十几年间，将一代、一批研究者作为一种力量介绍给社会，这种工作，是由一批富于远见与事业感的学术刊物、出版社承担的。我将在另外的场合谈到“作者与编辑”、“一代研究者与出版家”、“学界与出版界”。我以为十几年间的学术活动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参与组织的，未来的学术史将会如实记录出版界在发现新人、组织学术力量以至“引导”、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，——出版业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。我只祈望年轻者能有我们一代所曾有过的幸运。尽管商业大潮的冲击已使他们的处境与我们当年大为不同，我仍愿意相信会有乐于发现、扶植新人的出版家，以丛书的形式及其他形式，将年轻者作为“代”而推出，如上海文艺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率先做过并在继续做着的那样。

关于本书，我想说，尽管近年来“鉴赏”类书出版量较大，中国和平出版社组织的这套书仍受读者青睐，至少证明了“普及”工作的意义。

已出的一种《鲁迅名作鉴赏词典》装帧印刷之精良，亦促使我努力效法沈从文先生的“临事庄肃”，生怕使热心的读者在购得这种定价略嫌昂贵的书时感到失望。我是希望出版物（作为商品）讲究一点“包装”的——即在装帧设计以至版式用纸等等上，注重一点“文化品味”。我有一种信念，以为当代中国倘有真正的“出版家”，多半会出在“外地”而非京城；现在又以为京城中新崛起的出版社，其气魄有可能超过某些“老店”——虽然这猜想还有待于证实。

对于缺乏有关的文学史知识的读者，本书中的某些鉴赏之作或稍嫌艰深。以为“鉴赏”类文字、书籍必浅，也像是一种偏见，使趣味高雅的学者不屑于涉笔。在我看来，一味求浅俗，亦应是鉴赏类书出得滥、被轻视的原因。本应有种种的鉴赏眼光与鉴赏方式，即如文物鉴赏家与博物馆中的普通参观者所见即大不同。我不愿自己所编的这书中的文字太“学院气”，却决不以为可以为此降低学术水准。所幸有起码鉴赏力的读者并不全然依赖于别人的导引，他们手中持有自己的那把钥匙，只将别的读解者作为不妨对话的一方而已。

我要说的就是这些。

请读这本书。

沈从文作品的版本问题较为复杂，吴福辉在其鉴赏文字中已谈及。因本书面向一般读者，“作品”部分用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《沈从文选集》，及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沈从文小说选》。鉴赏文章中的引文与“作品”容或不同。专业工作者可查阅初版本及其他版本。

编者又识

沈从文

传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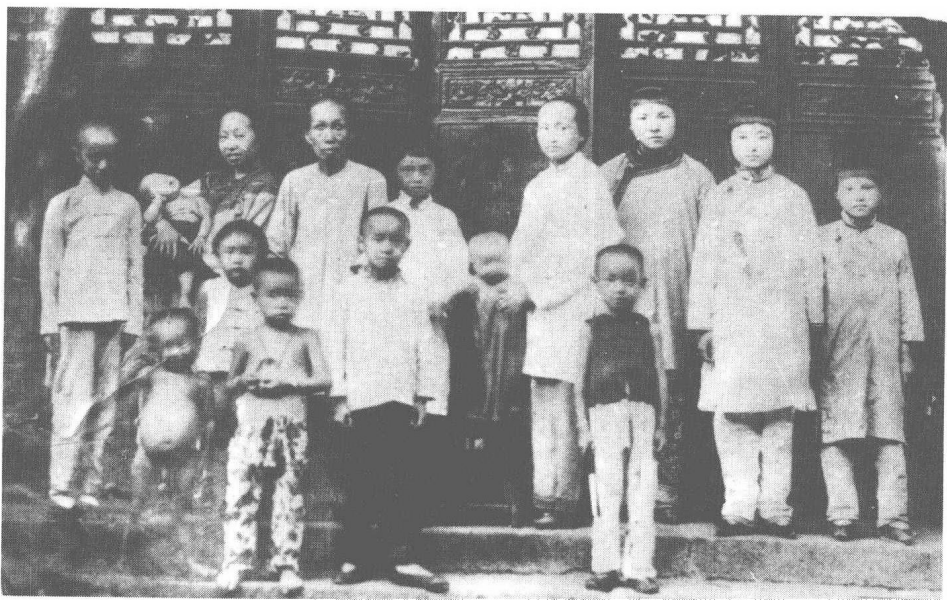
5

名作欣赏

传记

从文自传（节选）

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，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。



◎辛亥革命时（1910年）沈氏全家人：右四母亲，左一大哥沈云麓，前左三沈从文，前左四三弟沈得余。

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

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，大约在两岁左右。我从小到四岁左右，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。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，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，到认完六百生字时，腹中生了蛔虫，弄得黄瘦异常，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。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，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。那人既是我的亲戚，我年龄又那么小，过那边去念书，坐在书

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，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。

到六岁时，我的弟弟方两岁，两人同时出了疹子。时正六月，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，又不能躺下睡觉，一躺下就咳嗽发喘。又不要人抱，抱时全身难受。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都用竹簟卷好，同春卷一样，竖立在屋中阴凉处。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。但十分幸运，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。我的弟弟病后，家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，照料得法，他便壮大异常。我因此一病，却完全改了样子，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，成了个小猴儿精了。

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。如一般风气，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，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。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，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，比较其余小孩，可谓十分幸福。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，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，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，逃避那些枯燥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。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。我间或逃学，且一再说谎，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。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，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，便当砍去我一手指。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，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。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，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，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。

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，我曾经有一时还做过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。稍稍害点病时，一家人便睁着眼睛不睡眠，在床边服侍我，当我要谁抱时谁就伸出手来。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，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，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。我的爸爸既一面只做将军的好梦，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。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，不希望我做将军，却告给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，以及他庚子年间所得的一分经验。他因为欢喜京戏，只想我学戏，做谭鑫培。他以为我不拘做什么事，总之应比做个将军高些。第一个赞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的爸爸。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塾中逃出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荡，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，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，我的行为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。同时那小我四岁的弟弟，因为看护他的苗妇人照料十分得法，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，年龄虽小，便显得气派宏大，凝静结实，且极自重自爱，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，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。



◎沈从文的父亲沈宗明。

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，二十二岁时便做了步兵上校。至于我那个爸爸，却在蒙古、东北、西藏各处军队中混过，民国二十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，在本地土著军队里做军医（后改为中院长），把将军的希望留在弟弟身上，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。

我有了外面的自由，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，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，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。领导我逃出学塾，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，稀奇的色，以及万汇

百物的动静，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。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桔柚园中去玩，到各处山上去玩，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，到水边去玩。他教我说谎，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，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，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。即或不逃学，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，每到中午散学时，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朱笔写个中字，我们还依然能够一手高举，把身体泡到水中玩个半天。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出的。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。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，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。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。我认识美，学会思索，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。我最初与水接近，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。

现在说来，我在做孩子的时代，原本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。我并不愚蠢。当时在一班表兄弟和弟兄中，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比我聪明。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懂事。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后，我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。在多样教训多样方法管教下，我不欢喜读书的性情，从塾师方面，从家庭方面，从亲戚方面，莫不对于我感觉得无多希望。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。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，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，我最先所学，同时拿来致用的，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

来制作各种谎话。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、新鲜颜色、新鲜气味而跳。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。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，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。似乎就只这样一个原因，我在学塾中，逃学纪录点数，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个都高。

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，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。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时，我又不曾在我职务上学好过什么。二十年后我“不安于当前事务，却倾心于现世光色，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，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”，这分性格的形成，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习惯。极显明，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。

自从逃学成为习惯后，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，什么也不再关心。

有时天气坏一点，不便出城上山里去玩，逃了学没有什么去处，我就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。本地大建筑在城外计三十来处，除了庙宇就是会馆和祠堂。空地广阔，因此均为小手工业工人所利用。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、织竹罩、做香，我就看他们做事。有人下棋，我看下棋。有人打拳，我看打拳。甚至于相骂，我也看着，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，如何结果。因为自己既逃学，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，所到的必是较远的庙里。到了那里，既无一个熟人，因此什么事都只好用耳朵去听，眼睛去看，直到看无可看听无可听时，我便应当设计打量我怎么回家去的方法了。

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。内中有十多本破书，由《包旬杂志》《幼学琼林》到《论语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通常得背诵，分量相当沉重。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。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。许多这种小孩子，因为逃学到各处去，人家一见就认得出，



◎沈从文的母亲黄英。

上年纪一点的人见到时就会说：“逃学的，赶快跑回家挨打去，不要在这里玩。”若无书篮可不必受这种教训。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，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，那地方无一个人看管，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他的书篮。小孩子对于土地神全不缺少必需的敬畏，都信托这木偶，把书篮好好的藏到神座龕子里去，常常同时有五个或八个，到时却各人把各人的拿走，谁也不会乱动旁人的东西。我把书篮放到那地方去，次数是不能记忆了的，照我想来，搁的最多的必定是我。

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，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，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，伏在上面受笞。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，表示忏悔。有时又常常罚跪至一根香时间。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，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，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，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，按照天气寒暖，想到河中鳊鱼被钓起离水后拨刺的情形，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，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，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。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，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、处罚的时间忘掉，直到被唤起以后为止，我就从未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。那不是冤屈。我应感谢那种处罚，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，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。

家中对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，以为只是教师方面太宽的过失，因此又为我换一个教师。我当然不能在这些变动上有什么异议。这事对我说来，我倒又得感谢我的家中，因为先前那个学校比较近些，虽常常绕道上学，终不是个办法，且因绕道过远，把时间耽误太久时，无可托词。现在的学校可真很远很远了，不必包绕偏街，我便应当经过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了。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，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，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。又可看到一个伞铺，大门敞开，做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，尽人欣赏。又有皮靴店，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（上面有一撮毛！）用夹板上鞋。又有剃头铺，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，呆呆的在那里尽剃头师傅刮脸。又可看到一家染坊，有强壮多力的苗人，踮在凹形石碾上面，站得高高的，手扶着墙上横木，偏左偏右的摇荡。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，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，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，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